

● 中华文学百家第一辑



郁达夫集

伊犁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学百家经典

第五十九卷

伊犁人民出版社

第五十九卷 目录

郁 达 夫 集

导 读	(3)
-----------	-------

文 篇

还乡记	(11)
一封信	(33)
零余者	(38)
北国的微音	(44)
小春天气	(49)
南行杂记	(57)
一个人在途上	(67)
打听诗人的消息	(73)
感伤的行旅	(76)
志摩在回忆里	(95)
关于黄仲则	(100)
钓台的春昼	(104)
光慈的晚年	(112)
半日的游程	(116)
临平登山记	(120)



◎

中华文学百家经典

二十二年的旅行·····	(125)
故都的秋·····	(128)
两浙漫游后记·····	(131)
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	(134)
超山的梅花·····	(140)
寂寞的春朝·····	(145)
春 愁·····	(146)
扬州旧梦寄语堂·····	(148)
江南的冬景·····	(154)
记风雨茅庐·····	(157)
记闽中的风雅·····	(160)
北平的四季·····	(162)
闽游滴沥(之二、之五)·····	(168)
福州的西湖·····	(179)
槟城三宿记·····	(183)
敬悼许地山先生·····	(187)
“文人”·····	(189)
马六甲记游·····	(192)
沉 沦·····	(198)
采石矶·····	(233)
莛萝行·····	(252)
春风沉醉的晚上·····	(268)
迷 羊·····	(282)
迟桂花·····	(375)
出 奔·····	(407)

◎

二

郁 达 夫 集



导 读

郁达夫(1896—1945),现代著名作家,浙江富阳人。出生于中产之家。二岁丧父,家境困顿艰难。少年时代曾在县城及省城杭州读小学中学,喜好文学。1913年留学日本,先习医科、法科,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留学期间大量接触世界文学名著,并试写白话小说。1921年与同在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发起组建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辑入早期在日本创作的以留学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三篇,引起国内文坛的巨大反响。曾编辑《大众文艺》、《奔流》等刊物,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是“左联”发起人之一。与鲁迅交往频繁。1933年举家迁杭州,自建“风雨茅庐”而居。由于生活幽闲舒适,经常外出游访观览,遍游名山大川,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游记和诗歌。1936年去闽,任福建省府参议。抗战爆发后,在上海、武汉等地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夏,与王映霞关系恶化,家庭破裂。遂于年底赴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副刊,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写下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杂文、随笔和诗词,在新、马、印尼一带爱国华侨中,享有声誉。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杀害。

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在小说、散

◎

第五十九卷·郁达夫集

◎

三

文、游记、文论、杂文、诗歌等许多领域，都有建树，但以小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一生写有 44 篇小说。如果按题材或创作风格来划分，大致可归纳为表现自我和表现社会两个大类（自然这两类也不可截然划分）。表现自我的小说，主要是抒情小说，数量较多，比重较大，写作时间也偏早，以 1923 年以前的居多，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胃病》、《茫茫夜》、《秋柳》、《怀乡病者》、《空虚》、《采石矶》、《茑萝行》等；稍后以至三十年代，这方面也还写了不少，如《十一月初三》、《过去》、《迷羊》、《在寒风里》、《迟桂花》、《纸币的跳跃》、《东梓关》、《马缨花开的时候》等，都是。表现社会的小说，大多写于后期，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秋河》、《微雪的早晨》、《清冷的午后》、《二诗人》、《杨梅烧酒》、《她是一个弱女子》、《飘儿和尚》、《唯命论者》、《出奔》等等。

郁达夫被公认为是新文学运动初期以表现作家自我为特征的“自我小说”的代表。这种自我小说，侧重于自我表现，自我体验，抒写内心世界的苦闷、忧烦、感伤以及奋进抗击意识，有着明显的主观抒情色彩，体现着作者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沉沦》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刻画了一个留日学生伤感忧郁、愤世嫉俗的性格和乖张变态的性心理，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受到的歧视和侮辱，以及渴求友谊和爱情而终不可得的绝望和悲剧；显示出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对真挚爱情的渴求，对祖国富强的切盼等等多层次的思想内涵。作品中主人公的苦闷具有时代的特征，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又带点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银灰色的死》和《南迁》以及稍后在国内写的《空虚》，在格调上与《沉沦》完全一致，是它的姐妹篇，都可以当作留日期间的“自叙传”

来读。1921年作者回国后写的《茫茫夜》中的主人公于质夫实质上只不过是《沉沦》中的“我”回到了中国而已。《采石矶》也含有作者自我寄托的成分。而几乎完全是作者爱情生活实录的《茑萝行》，以不幸的封建婚姻为题材，叙写与妻子间“不能爱又不得不爱”的矛盾苦闷心情，显示出一种凄苦悲凉的心境和难以排宕解脱的精神痛楚。

如果说，早期的《沉沦》是写得不到友谊和爱情的悲剧的话，那么，写于1934年的《迟桂花》则是获得友谊和爱情后的愉悦之情。小说以迟开的但香味馥郁持久的桂花为喻，比拟女主人公翁莲的情和爱，充满着人情美。在这里，男女相悦之情已经升华、净化为一种纯晶的美好的人间至情。

郁达夫的另一类小说，即表现社会的小说，主要以客观现实为描写对象，偏重于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正如自我小说在表现内心感受时，也会揭示出社会问题一样，表现社会的小说在反映社会问题时，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感情色彩。两者间的差异，只能是相对而言。如果说郁达夫的自我小说渲泄的是人性的苦闷的话，那么他的表现社会的小说，则是另外一种苦闷。这种苦闷既来自经济、物质方面，又有心理上、精神上的因素。这是在贫穷、失业、潦倒、失意的压迫煎熬之下，在心理上、精神上产生的一种对生活的愤懑，对命运的诅咒，对社会现实的反抗。这种把物质贫困与精神痛苦结合在一起的苦闷，姑且名之为“生的苦闷”。这种在经济压迫下而产生的苦闷，在郁达夫的散文中表现的最为突出；而在表现社会小说代表作《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中，也很清晰地反映出来。前者写于1923年7月，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描写工人的作品之一。小说

以贫民窟里的知识分子与烟厂女工的生活为对照,写出了他们共同的不幸命运。虽然有时还流露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愁绪和感慨,但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歌颂了女工善良美好的心灵,突出了她在苦难深重的情况下坚韧的意志和朴素的反抗精神,以此反衬并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和灰色情调。《薄奠》则写一个人为车夫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同时也饱含着作者对旧社会的血泪和愤怒的控诉。这两篇小说不仅如作者所说的“多少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郁达夫艺术上的成熟。两篇小说的艺术构思都很完美,结构也十分严谨;既保持了以往作品的浓厚的抒情性的特色,又加强了现实主义的描写;既善于运用诗一般的语言倾吐心中的情愫,同时又注意按照现实面貌对客观世界作细致的描绘。除了这两篇外,另外还有三篇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也是抒发这种“生的苦闷”的。《微雪的早晨》写忠厚正直的大学生朱雅楠,在贫困艰辛的大学生活中,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又被军阀夺去,在激愤郁恨中,发愤至死。《杨梅烧酒》写经纶满腹、学富五车的留日化学家,学无所用,报国无门,只能混迹于一所补习学校,混饭糊口;苦闷郁闷之余,只能喝喝杨梅烧酒,借酒浇愁。《唯命论者》写穷极潦倒,受尽屈辱的小学教员李德君,把希望系于“航空券”的中奖;当希望破灭后,投河自杀。这些苦苦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知识分子,都难逃命运的劫难。他们不幸的遭遇和坎坷悲惨的结局,其实也是作者本人“生的苦闷”在小说人物形象上的投影。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小说的结笔之作《出奔》,这是作者写于1935年的一篇直接反映大革命、表现时代风云的

小说。在大革命高潮中，土豪劣绅董玉林为了逃避农会的惩治，让女儿董婉珍打入县党部，用色相勾引拉拢县党部负责人钱时英，并与之结婚。在钱的包庇之下，这个恶霸地主不仅被开脱罪责，而且也钻营进入县党部，篡夺了权力。婚后的钱时英看清了这一切，懊丧交加；而其新婚夫人此时真相毕露：骄横暴虐，对丈夫百般歧视侮辱。钱时英忍无可忍，放火烧死董家全家，只身出奔，亡命上海。小说对投机革命的地主分子的奸诈狡赖，对不择手段的悍妇的凶残狠毒，对革命青年的摇摆软弱，都有绘声绘色的刻画。作品充满革命激情和分明的爱憎，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除了小说，郁达夫的散文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特别是1935年他写完《出奔》之后，就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散文的创作。他的散文形式多样，如小品、书简、游记、杂文、日记、传记等都有佳作。而从内容上则大体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表达自己思想感情和描述自身经历的。这里又有多种样式。首先是以“零余者”的身份写途中见闻的记行散文。如《零余者》一篇，先是引诗，哀叹日子无聊，心头多恨，然后无目的在郊外漫步，感叹自己的衰退期来得太早，不知人生几何，称自己是真正的“零余者”。《还乡记》一篇写自己从日本回国后的所见所闻，时喜时悲，不知所以，先是为美景陶醉，饮酒作乐，尔后见农夫一家田舍之乐，想起自己远在北京的女人和孩子，心中伤悲，简直想要自杀了。其次是以回忆往事、怀念旧友为主的记人写事之作。《志摩在回忆里》写于徐志摩遇难后，作者寓深情于纪实之中。全文没有痛切的哀号，在淡淡叙述中以飘逸的笔致状情写物，回忆同窗少年的徐志摩常戴一副金边近视眼镜，顽皮可爱，乃至成年仍与顽皮小子一色无二。写得颇有情致。

《怀鲁迅》一篇则又是另一种风格。遒劲、深刻、凝重。在精炼的文字中写出鲁迅忧愤的深广，并颇有哲理的内蕴。再有是日记书简体。其中以《日记九种》、《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最有名。最后是自传体，如1924年12月20日到1935年7月5日间，郁达夫在《人间世》发表八篇“自传体”文字，记叙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及留学日本的情景。计有《悲剧的出生》、《我的梦，我的青春！》、《书塾与学堂》、《水样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大风圈外》、《海上》等篇。或以细腻委婉的笔触写自己朦胧的初恋，或写自己赴日留学刻苦用功的情景，使人如见郁达夫动荡的半生。

郁达夫的第二类散文是他揽胜观奇时所写的游记。郁达夫游记善于体物，长于叙事，他运用生花妙笔再现祖国名山大川。他的游记写得很早，《苏州烟雨记》就是在1924年前后写成的。但写得最多的，还是在三十年代。他的游踪遍及江、浙、闽、皖诸省，和青岛、济南、北京、北戴河，以及远至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作者用他才华横溢的文笔充满深情地绣画了这些地区的秀美旖旎的风光，文物古迹之盛，以及异彩纷呈的民情习俗。如《钓台的春昼》写他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后避居富春江故乡所作。《半日的游程》记自己沿钱塘江去溪口一路山景。这些都写得情景交融，神韵独特。

郁达夫的第三类散文是杂文和政论文。这方面在他整个散文创作中数量是最多的。他的杂文和政论文，尖锐明白，痛快淋漓，是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的流露。写于1934年的《暴力与倾向》一文，借明成祖对铁铉酷刑相加的史实，影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暴虐，歌颂人民大众不屈服于暴力的浩然正气。仅五百字的《雨》，风格别致，清新灵秀，短短的

篇幅中汇集了中国古诗词中有关“雨”的佳句,写得学养丰厚,妙趣横生。顺便点出当时国民党治下连年水灾,当局腐败,反映了郁达夫后期散文的渐趋成熟。

纵观郁达夫一生,其生活和创作道路坎坷曲折,思想和作品呈现矛盾复杂的现象,可贵的是他具有“永远忠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的火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一贯坚持“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叙传”的文学主张,积极的浪漫主义倾向逐渐溶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唤醒了当时不少年轻人的心,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宝库,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

第五十九卷·郁达夫集

◎

九





杂文篇

还乡记

◎ 第五十九卷·郁达夫集

大约是午前四五点钟的样子，我的过敏的神经忽而颤动了起来。张开了半支眼，从枕上举起非常沉重的头，半醒半觉的向窗外一望，我只见一层灰白色的云丛，密布在微明的空际，房里的角上桌下，还有些暗夜的黑影流荡着，满屋沉沉，只充满了睡声，窗外也没有群动的声息。

“还早哩！”

我的半年来睡眠不足的昏乱的脑筋，这样的忖度了一下，我的有些昏痛的头颅仍复投上了草枕，睡着了。

第二次醒来，急急的跳出了床，跑到窗前去，看跑马厅的大自鸣钟的时候，我的心里忽而起了一阵狂跳。我的模糊的睡眼，虽看不清那大自鸣钟的时刻，然而我的第六官却已感得了时间的迟暮，八点钟的快车大约总赶不到了。

天气不晴也不雨，天上只浮满了些不透明的白云，黄梅

时节将过的时候,像这样的天气原是很多。

我一边跑下楼去匆匆的梳洗,一边催听差的起来,问他是时候。因为我的一个镶金的钢表,在东京换了酒吃,一个新买的表而近,去年在北京又被人偷了去,所以现在我只落得和桃花源里的乡老一样,要知道时刻,只能问问外来的捕鱼者“今是何世?”

听说是七点三刻了,我忽而衔了牙刷,莫名其妙的跑上楼跑下楼的跑了几次,不消说心中是在懊恼的。忙乱了一阵,后来又仔细想了一想,觉得终究是赶不上八点的早车了,心地倒反渐渐地平静了下去。慢慢的洗完了脸,换了衣服,我就叫听差的去雇了一乘人力车来,送我上火车站去。

我的故乡在富春山中,正当清冷的钱塘江的曲处。车到杭州,还要在清流的江上坐两点钟的轮船。这轮船有午前午后两班,午前八点,午后二点,各有一支同小孩的玩具似的轮船由江干开往桐庐去的。若在上海乘早车动身,则午后四五点钟,当午睡初醒的时候,我便可到家,与闺中的儿女相见,但是今天已经是不行了(是阴历的六月初二)。

不能即日回家,我就不得不在杭州过夜,但是羞涩的阮囊,连买半斤黄酒的余钱也没有的我的境遇,教我哪里能忍此奢侈。我心里又发起恼来了。可恶的我的朋友,你们既知道我今天早晨要走,昨夜就不该谈到这样的时候才回去的。可恶的是我自己,我已决定于今天早晨走,就不该拉住了他们谈那些无聊的闲话的。这些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话?这些话也不知有什么兴趣?但是我们几个人愁眉蹙额的聚首的时候,起先总是默默,后来一句两句,话题一开,便倦也忘了,愁也丢了,眼睛就放起怖人的光来了,有时高笑,有时痛哭,讲来讲去,去岁今年,还是这几句话:

“世界真是奇怪，像这样轻薄的人，也居然能成中国的偶像的。”

“正唯其轻薄，所以能享盛名。”

“他的著作是什么东西？连抄人家的著书还要抄错！”

“唉唉！”

“还有××呢！比××更卑鄙，更不通，而他享的名誉反而更大！”

“今天在车上看见的那个犹太女子真好哩！”

“她的屁股正大得爱人。”

“她的臂膊！”

“啊啊！”

“恩斯来的那本《彭思生里参拜记》，你念到什么地方了？”

“三个东部的野人，

三个方正的男子，

他们起了崇高的心愿，

想去看看什·冯·奥夫·欧耳。”

“你真记得牢！”

像这样的毫无系统，漫无头绪的谈话，我们不谈则已，谈起头，非要谈到魂磊消尽，悲愤泄完的时候不止。唉，可怜的有识无产者，这些清谈，这些不平，与你们的脆弱的身体，高抗的精神，究有何补？罢了罢了，还是回头到正路上去，理点生产罢！

昨天晚上有几位朋友，也在我这里，谈了些这样的闲话，我入睡迟了，所以弄得今天赶车不及，不得不在西子湖边，住宿一宵，我坐在人力车上，孤冷冷的看着上海的清淡的早市，心里只在怨恨朋友，要使我多破费几个旅费。